

<<周天·镜弓劫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周天·镜弓劫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11202588

10位ISBN编号：7811202581

出版时间：2008-3

出版时间：汕头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碎石

页数：233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周天·镜弓劫>>

内容概要

挖掘伊始，四方云聚，有神自云中叹息。
但是没有人留意。
没有时间抬头仰望苍穹了。
踩在用五牺祭祀的血池里，他们目光炯炯。
所有的眼睛都盯着脚下的泥土，仿佛看得穿深重的大地，看得透幽冥的黄泉，一直往下，看破狂暴的地狱深渊，一直一直往下……直到那让神也暗自敬畏的力量。
传说中的力量……混沌的力量……他们渴望的力量。
挖掘的工作是如此保密，参与挖掘的人都没有名字，他们只有属于自己的行数与标号。
掌管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禁制的人法力之强，恐怕连妖族的五老院或周国的天监所里，这样的高手都屈指可数。
但他们甘愿舍弃姓名，与另外三百四十五人一道黑袍裹身，面色从容。
三百五十人替自己取了统一的名：“纯”。
——传说中存在着连天也无法干预的事，便被称做“纯粹”。
他们要做的，就是纯粹的事。
三百五十名纯按五行分做五组，艰辛工作，不分昼夜。
“金”以纯刚之力荡平大地，配合“土”破开泥土，砸开顽石，深入地底。
“木”搭建起连接地面与坑底的通道。
“火”以纯阳之气烧灼泥中残破的魂灵，抵御侵蚀。
“水”则在海岛四周设局布阵，展开禁制，不让一丝逆天之气散发出去…… 向下挖掘的过程持续多年，灾难不断降临。
不知名的神兽多次横空出世，发动袭击，它们中的一些甚至可以穿越“纯”们设置的五行禁制，深入阵中。
它们破坏用于工程的法器，咬杀人畜，甚至引来天火，向下烧毁坑道。
大地与海洋也曾经同样毫不留情地伸出毁灭之手，十次地动，三次海潮，破坏程度史无前例。
第三次海潮掀起的巨浪高达十余丈，沿绵数千里奔袭而来。
在狂风与闪电的助威声中，整个岛被犁田似的翻了一遍又一遍，若非此岛乃盘古的两只犄角之一所化，直接扎根于地府最深处，恐怕早已消失在滔滔洪波之中。
除了五行阵里的人靠禁制拼死顶住外，坑道里和外层防御的人，以及岛上其他生灵一个也没能活下来。

这次海潮是如此的猛烈，越过岛的浪头一路推进到中州，吞没岛屿数百，深入陆地三十余里。
齐国首当其冲，被淹没村落七十六座，采邑四十个，伤亡惨重。
齐侯当时正在沿海的行宫里，与三百佳丽一道效法老祖宗无钩垂钓，“与民同乐”。
眼睁睁看着遮天避日的浪头袭来时，“候面有菜色，唤儿扶出”。
幸亏当时正有巫族长老同在一起议事，才借助其浮空舟之力，在风头浪尖上狼狈逃生。
而楚国也因江水倒灌而发数百年难遇之洪水，数万人跟猿猴一起挂在树上七天七夜。
看着脚下咆哮的洪水中无数同胞的高帽子飘来卷去，其境况几乎让人怀念起禹王来。
于是楚侯嘶哑着嗓子歌曰：“浩浩白水，王我思兮”。
这场灾祸甚至连星宿都为之变动。
一颗惑星飘飘忽忽掠过紫微，洛邑的周王深为震恐，下令曝巫以祭天，并命使臣携三百童男女，前往蓬莱祭祀。
周王并下诏，赐名为“龙吟”，成为史所记载的第一个有名字的海潮灾难。
谁都知道，这是天罚。
不过谁也没有停下脚步。
一天接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他们离那个目标越来越近。

<<周天·镜弓劫>>

作者简介

碎石，有些人天生是干大事的，比如我。

我在六岁时第一次坐火车，听到“咚咚、咚咚”的声音，就想出了通过计算声音的间隔及火车的速度，算出每段铁轨长度的办法。

简直惊为天下啊！

从此以工程师自居。

上高中后，那一手漫画，惊为天人啊！

从此以漫画家自居。

不要以为我是善变的人，我画了整整十年！

直到有一天悲观地发现，第一部因为赌气而写的小说火了，画的画……还在电脑里……真是“十年辛苦两茫然，书生原是砍柴汉”！

<<周天·镜弓劫>>

章节摘录

东海 鲟岛 噬魂山脊还没有到日落时分，天已经漆黑一片了。虽然因为禁制的关系，这个本该晴空万里的小岛上空从来都有一层淡淡的云霞，五十多年来没有一天见到过太阳，但毕竟仍能感受到日升月落。不过，此刻除了偶尔划破长天的闪电外，真的是一丝光也没有。自早上开始，狂风大作，一条条灰色的云像列阵一般从东拉到西。那些云的间隙，无数云生兽在其间翻腾、变幻，吞食云精，其规模前所未见。午时刚过，高空的狂风略有减弱，云便很快弥漫开去，不到半个时辰，原本条状的云已相互连接，将天穹完全遮盖。想来云上方的云生兽仍在继续聚集增长，云变得愈来愈厚，愈来愈黑，仿佛昆仑山当头压了下来，终于将四野八合围得水泄不通，变成了现在这样漆黑的景象。只有间或长长的根须般的闪电在云间流动，像天地间划破的裂口，然而因为离岛还远，一点声音也听不到，只是沉默地照亮一座座巨大的云的山峦，又沉默地消失不见。海水已经向后退去了五十丈，谁也不知道它扑回来时究竟会达到怎样的高度。这是风暴来临前最沉闷的间隙，愈沉闷，即将到来的风暴就会愈加狂暴；这也是海啸到来前最低潮的时刻，越低潮，反扑的力量就越大。云山里怒火滔天，海涛内杀气腾腾，在他看来，简直是天造地设的机会。因为，必须将井坑严密保护起来！这是项艰巨的任务，现在的井坑可远不只二十年前的深度。向下两千两百丈，抵达幽冥黄泉后，整整耗费九年时间，更赔上一百多名“纯”和三万挖掘者的性命，他们才勉强在幽冥黄泉里挖了个完全由五行禁制构造起的小井。再穿越一千五百五十丈深的幽冥黄泉，使用了两千七百人牺，终于使其中一人沉入了深渊地狱，让混沌慢慢侵蚀入他体内，沿着纠缠在一起的人牺联成的灵魂之路向上攀爬，一年才收集得到一瓶……一旦海啸灌入井坑，后果无法想象。虽然经过五十几年的加固，但因一直受到天罚地咒，坑内的结构仍脆弱不堪。从井坑顶部往下灌水，即便不能到达深渊地狱那样的深度，只要幽冥黄泉的禁制被稍微扭曲一点，那昼夜不停啃噬着禁制的万鬼就会乘虚而入，整个小岛都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……不，也许更糟……整个凡间说不定都会因此乱到无法收拾，毕竟这是谁也未曾面对过的状况……他们虽然做着疯狂的事，但毕竟不是疯子，所以长老会已经下了死令，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井坑。九名长老会成员已经亲自加入到禁制构成体内，以自己的身体供奉神器。长老会不用管了。掌管水系的司水正在海边指挥手下构筑符阵，希望海潮正面扑上岛的时候，第一波潮水能在瞬间化为冰晶，阻挡其后的海浪。当然，如果这一次的风暴真的如预测的那样，可能达到当年“龙吟”的规模的话，这道防线还远远不够。所以，司土、司木和司金十天前就终止了井坑内的一切活动，将一队队串在一起的挖掘者带上地面，构造第二、第三道堤坝。而自己的顶头上司，司火及同僚们此刻也正焦头烂额地在所有堤坝上施以火行禁制，加固堤坝。这样五司也暂时不用理会了。挖掘者在下地前，都被剥去五感，铁链串过身体，并由精通精神控制的巫族高手夺去部分魂魄，使之浑浑噩噩，不被地底深处的幽魂所惑。但有的时候也会突然觉醒一部分人，发生叛乱。由于每批一百人的挖掘队在地底会连续待上超过半年的时间，日复一日，相互搀扶摸索着挖掘，彼此间已有极强的精神沟通，所以就算只有一个人觉醒，也不得不将全队所有人坑杀，避免动乱扩散。十天前第一批挖掘者刚出坑，就发生了五起集体苏醒事件，虽然经过巫族高手紧急吸魂，上来的挖掘者仍处于极度不安中，每天都有叛乱发生。

<<周天·镜弓劫>>

执行监督警戒任务的察行司的几十人此刻连坑都来不急挖，直接将叛乱者一批批从东面的断崖上丢进海里。

忙得晕头转向的察行司不会在此刻注意自己的。

最高长老，净……每次想到这个名字时，他都禁不住地颤抖。

上个月底，当第一批“混沌”顺利接收后，净秘密北上，赶往北冥琨城，与云中族商量交易之事去了。

如果他还坐在他那狭小的静修室内，就算其他人全跳了海，他也不敢妄动……可是，瞧啊，也许真的是上天的安排……这几乎是他最好也是最后的机会了。

在狂风中摸黑爬了一个多时辰，他终于爬上了最高的山顶。

他抬头观察了一阵，借着闪电照亮天际的时候大致推测出云的高度，于是蹲下。

从他怀中透出了隐约的红光，在黑暗中微微明灭。

过了一阵，他释放出一个拳头大的火球，并让它悬浮在面前，这很艰难，为了不让已经制造完成的火球消失、跑掉、或者强烈燃烧，他极力控制，其他修行火行法术的人要是看到了，一定会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他小心翼翼，在火球的光亮完全显现前，又在上面积了三道土术，直到完全掩盖住光为止。

只有云层里的云精才能将土术慢慢侵蚀掉，所以在突入云层前，没有人能见到火球。

一切都在他的计算之中。

如果不是当年族内的长老们排挤，他现在大概已经位居妖族五老院之首了吧……他恨恨地呸了一口。

好吧，从今天起，他二十二年来甘心为“纯”的生活就要结束，他怀里藏的那东西，会帮他得到曾经失去的一切。

那东西……尽管那东西装在神器“具离”内，外面更有十二道禁锢和五道五行禁制层层包裹，他似乎仍感得到彻骨的寒冷。

他曾经下去过一次，只是刚刚抵达幽冥黄泉之上的禁制驿台，那寒冷已经让他刻骨铭心。

这东西……来自更深更匪夷所思的深渊地狱……可怕的东西……如果不是为了完成任务，就算这玩意儿可以让他成神成仙，他也不要碰……他定定心神，松开了手，球迅速升上天，须臾不见。

他又站了一会儿，直到一道闪电让他看清楚球仍稳稳地向西飞去，才放下心来。

信号已经发出，现在是逃命的时候了。

他脱下外衣，解下一直系在脖子上的铜锁。

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他亡父的遗物，却从不知道，二十几年来，每年的除夕，他都会偷偷刺破自己的手腕，让血浸润铜锁。

这个铜锁里，锁着巫族预备长老、八隅城君、以灭商建周而名震天下的巫昊送给他的东西——一只神兽沉睡的魂魄——这是个天大的秘密。

他能逃出岛的唯一希望。

他屏住呼吸，极轻极缓地用血在铜锁上画着解禁符文——没有几个人可以控制神兽，这是拿性命在赌博。

一旦失败，自身将被神兽吞噬，别说骨头，连灵魂都不会吐出来。

虽然巫昊保证它是一只绝对神心的神兽，可谁知道沉睡了二十几年，它变成什么样子了？

铜锁上忽地燃起了一团蓝色的火焰，只有豆子般大小，但任凭风怎么猛烈也吹不灭它。

火沿着他画的符文纹路一路烧过去，不时有红色的图案在火中显现，随即逐渐消融。

火在依次破解禁锢符文。

他赶紧退开两步，裸露的双臂上，一道道“源” 隐隐闪现。

他在自己周围连续列出三道屏障，一旦神兽失控，他至少得顶住第一波攻击。

就在这时，眼前一闪，一声霹雳就在他头顶炸响，轰然的雷鸣震得他五腹内都在颤动。

他吐出口浊气，看着那蓝色的火焰渐渐消失，心道：来吧……眷顾我吧……昆仑山巅 观星殿 旋室旋室在号称天下之城的八隅城身后的山脊上。

它本来比登天之所南天门略低一点，在巫族得到前蜀国精心制造的规星仪后，便耗费数十年，在观星殿顶加修了巨大的观星旋室，从此成为世间最高之处。

<<周天·镜弓劫>>

观星殿高高突出于笼罩九州的云海之上，面对的是亘古不变的晴天。

不是烈日就是星辰，不是星辰就是烈日，在这几乎伸手可及日月的地方观星赏月，第一次是极大的惊喜兴奋，第二次是极大的兴奋惊喜，一百次后，看一眼都会昏昏欲睡。

当值的二侍侯观星史巫镜此刻就恶狠狠地打了个哈欠。

虽然观星史很有可能就在下一层的静室里，老是很老了，但耳朵愈尖，据说听得见十里外八隅城内的窃窃私语，但巫镜才不管呢。

一来观星殿和守天司长老都是历代世袭，不像其他长老会成员通过选拔当选，他再努力刻苦也是白费；二来嘛，他压根就不喜欢观星这种既无聊又无趣的事。

可惜父亲固执的认为巫人做观星史才是最正当的事，凭着他节符史的身份，硬将他塞进观星殿里，每日记录星辰轨迹。

想到这里巫镜就一肚子火：滥用私权已是非份，还要赔上儿子的终生！

当然，这地方也不能说完全无事可干。

常常有大群云生兽结队从脚下的昆仑绝壁旁飞过，在波涛起伏的云海里穿行，高声嘶叫，去向远方吞食新生的云精。

巫镜很喜欢他们时而透明时而七彩交替的身体。

晚上，遥远的东边方向有灯火悬于云海之上，那是云中族的浮空城——白壁，偶尔还听得到城里上古黄帝曾使用过的神器“夔牛鼓”浑厚的声音。

有好几次，巫镜看星看得头晕脑涨，既而怒火中烧，傻傻地希望周天之气变动，将白壁城推过来。

脚下的八隅城和白壁城面对面打起来，那可就太有趣了。

巫镜为此策划了很久，包括从他老子那里偷来神器，自创云精，引诱大批云生兽逆风而来。

可惜除了他被罚静修三个月、云生兽们饱餐一顿外，什么事也没发生。

在这个六十年的周期内，周天之气照旧从南向北，将白壁城慢慢向北冥推移，去向那神兽蛄的所在。

此刻太阳已经西沉，落到了昆仑绝壁之后，天空总算不再那么刺眼。

头顶是温和的湛蓝，愈往东，颜色愈深，直至与云海的交汇处，变成纯黑的一线。

这颜色同样万年不变的枯燥乏味。

当值的一侍侯补观星史今日有事不在，巫镜这个二侍侯观星史本不该当值，却被硬派来侍侯着，想到这就恼火。

侍侯他的宿鬼曾小心吱吱地叫，提醒他应该准备观星了，巫镜气正没处发，狠狠鞭了它一顿，现在老实地跪伏在一旁。

他打完了哈欠，懒洋洋地歪在栏杆上，看脚下云生云灭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觉得眼角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，于是抬头看去——远远的，东方的云层上方，有一个光点正无声无息地缓缓上升，在深色的天穹下尤为醒目。

巫镜揉了揉眼睛。

那是什么？

可不像是浮空舟那闪烁的光芒；群居的云生兽不会如此落单，还傻傻地一直往上；也不会是偶尔飞经此地的蛟龙，蛟龙出，必声闻四方，现在除了凛冽的风声，什么声音都没有。

御剑飞行的隐士？

别开玩笑，那光点已经高得接近了旋室，而且还在上升，从巫镜的位置看过去，已经穿越了亢宿。

除非是已经飞升的仙人，否则不可能飞到如此高度。

已经飞升的仙人既少，大概也没人会把自己当灯笼放上天。

“吱……吱吱！”

宿鬼在一旁紧张地叫。

“不要闹！”

巫镜厉声喝道，随即一鞭抽过去。

宿鬼居然敢问他也不知道的事，真是讨打。

但……这也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事。

巫镜踌躇了一下，觉得还是该向上司汇报。

<<周天·镜弓劫>>

他见宿鬼吓得浑身哆嗦，怒道：“混帐东西，不许害怕！”

快下楼去，看看观星史大人回来没有？

立即汇报！

”那宿鬼连滚带爬地跑了。

巫镜哼了一声，继续观察那光点，突觉它一闪，迅速增大……不，不是增大，而是向周围一口气喷射出十几个略小的光点。

中间的光随即消失，喷出的十几个光点则继续向四周扩散。

巫镜一瞬不瞬地看着，过了一阵，才忽然发现其中一个竟是直冲着旋室而来。

巫镜本能地往后一退，不防脑袋撞在一座小的规星仪悬臂上，高高的檀木冠撞落下地，他疼得抱着脑袋跺脚。

那光点速度极快，从下方云层来判断，它起初距离旋室至少有五百里以上的距离，但就那么一忽儿的功夫便到了眼前，然而却并没有如料想那般变大，仍然只是亮亮的一点。

有人释放攻击昆仑的火球！

巫镜猛地醒悟过来，不禁又惊又喜——没想到真有大事发生了！

他刚要扯开喉咙吼，忽听有人在他身后淡淡地道：“观星史，拾起你的冠，静静看着。”

”巫镜转头一瞧，见是一位陌生人，身份似乎是内侍官。

奇怪，观星殿因地处昆仑最高处，又是最按部就班之所，向来极少外人前来。

但此时大变发生，他也想不到更多的，只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你、你看见了吗？

”那人点头道：“是，很清楚。”

”巫镜一迭声地道：“快快，我在这里看着，你去敲响楼顶的钟，通知守卫！”

”那人却淡淡笑道：“昆仑山自有禁制，没有什么可以凭空穿越。

你瞧。

”巫镜回头看，哎呀，真的！

那火球已经在某一个位置停了下来。

可是奇怪，禁制虽然阻止了它进入昆仑山界，却并没有能吞噬它。

这下看得更清楚了，确实是一个火球，它闪着幽幽的蓝光，在禁制外盘旋着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的光芒慢慢暗淡下去，没有如巫镜所希望那样发动进攻。

巫镜看着它渐渐消失，脑子里忽地灵光一闪，脱口道：“飞鸿！”

”飞鸿是在云间穿梭往来，替人传信的禽。

如果没有猜错，有人制造出这火球，就是希望它像飞鸿一样，传达一封旁人无法琢磨的信……巫镜心中念头转得飞快——这个高度上，只有昆仑山的观星殿与南天门，所以应该是发给巫族内某人的信。

但那人无法透过终年不散的云海看到昆仑所在，所以费尽心力，让这火球穿过云海后沿各个方向散开，总有一两个能到达昆仑……“哦？”

”那人瞧了他一眼，道：“怎么说呢？”

”

<<周天·镜弓劫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中文幻想小说孪生兄弟党，灼热之血，钢铁之骨，重塑中国上古神人之战。

——江南·《九州·飘渺录》东周历史，在奇妙的幻想之手推动下，发出眩人心目的光彩。

——燕垒生·《天行健》宏大处则瑰丽雄奇，细微处又优雅曲折，拉拉与碎石的作品无论是在奇幻、科幻还是武侠圈内，都独具一格！

——骑桶人·《流枫川志》《周天》宛如一部纸上大片，拥有卖座电影的一切特征：宏大的战争场面，昂扬的男儿热血，士大夫的忠诚与无畏，跨越天地的爱情与阴谋。

任何一位想拍大片的中国导演都应该认真读一读碎石、拉拉兄弟的小说！

——说书人·《新幻想》他的风格，凛凛如春冰，朗朗如明月，又如星空灿烂，东海浩瀚。

碎石是一定会进入中国幻想小说神殿的作家，他还要进一步发现自己，就像中国奇幻，要进一步去发现自己的“混沌”一样。

——木剑客·《今古传奇》作为国内难得一见的军事奇幻文学，《周天》的作者拉拉、碎石作了一次不错的实验，同时对传统仙侠的借鉴也使这个系列的阅读更加耐人寻味。

——子唐·《冰与火之歌》《周天》的昆仲作者巧妙运用“蒙太奇”的创作手法，娴熟使用和合理发挥中国历史知识和古典神话于作品中，铺展了一幕幕绚丽精彩、奇崛幽深、宏大雄浑的故事场景。

喜欢历史幻想小说的读者们有福了！

——刘芳·《刺客系列》

<<周天·镜弓劫>>

编辑推荐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